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上）

刘凤翥

辽代是以契丹民族为统治民族的国家政权。由于燕、云十六州的并入，其统治地区汉人很多，因而契丹语和汉语是辽代通行的语言。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和汉字是辽代通行的文字。本文着重介绍两种契丹文字的创制、使用、失传、再现和解读的情况，并附带讲一下契丹语、汉语和《龙龛手鉴》在音韵学方面的贡献等概况。

一、契丹大小字的创制和使用

辽朝建立后，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感情等方面的需要，先后创造了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字。先创造出一种契丹文字后，仅仅叫契丹文字，并无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当后来又创造出第二种契丹文字之后，为了互相区别，才管先创造的那种称为契丹大字，后创造的那种称为契丹小字。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之称不是由于字写的大小，而是由于时间的早晚，时间久远者为大，时间近者为小，它们还有其它本质的区别。

（一）契丹大字的创制　过去的史书都把契丹大字的创制功劳记在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账上。《新五代史》说："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而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契丹国志》也有相同的记载。②但辽太祖终生于政治和军事，恐无暇亲自创造文字。王静如早已指出："至若创制之人，虽史称太祖，然余恐其力有所不能，或竟非其为亦属可能③"。很可能在辽太祖的倡导和支持下，由契丹和汉人中的知识分子创制而成。参与创制的契丹人中应当有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他们的本传分别说："突吕不，字铎兖，幼聪敏嗜学。事太祖见器重，及制契丹大字，突吕不赞成为多。"④"太祖制契丹国字，鲁不古以赞成功，授林牙，监修国史"⑤。由于创制之功已经记在挂名的辽太祖耶律阿保机身上，实际的创制者，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等人只能享受"赞成"创制之功，此乃史家之屈笔。至于参与创制的汉人，虽然《新五代史》和《契丹国志》都提到"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然而史书失载了这些教辽太祖制契丹文字的汉人姓名。

契丹大字的创制时间为神册五年（公元920）。《辽史》太祖本纪有"（神册）五年春正月乙丑，始制契丹大字。……九月……壬寅，大字成，诏颁行之⑥。"《契丹国志》说："渤海既平，乃制契丹文字三千余言⑦"。把创制契丹大字的时间置于讨平渤海之后显系误书。正如村山七郎所说："讨平渤海结束于927年二月，辽太祖殁于同年七月。这些'三千余言'的契丹文字在这二至七的五个月中虽然是可以造得出来的，然而根据白鸟博士的说法：'在这五个月中，虽说渤海讨平，然而国家仍于多事之秋，不可能想象有如文字制作这种太平盛世之举。吾辈仍应依从《辽史》之记载，以神册五年制造文字为依据'"⑧。

契丹大字是仿照汉字的字形结构创制的。契丹语中的部分汉语借词如"皇帝"、"太后"等在契丹大字中直接借用汉字。契丹大字中还借用了一些笔划较少的汉字，如"仁"、"来"等，但仅仅是借用字形，并不一定借用字音和字义。除此之外，绝大多数都是自行创造的新字。这些新字乍一看象汉字，但细看又不是汉字，笔划都比较简单。用这种文字来记录契丹语。

契丹大字的创制者们对汉字非常熟悉。他们充分研究了汉字的利弊，认识到汉字笔划多和字数多带来的难写难记的弊病，因而在创制契丹大字的过程中尽力在压缩笔划和字数两方面下功夫，仅仅造了"数千"或者具体说"三千余"字就能表达契丹语，而且每个字的笔划都很简单，这确实比汉字进步，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二）契丹小字的创制　契丹大字创制后，使用的实践表明，它并不太适合契丹语的单词往往多音节和语法中粘着词尾的情况，所以紧接着又创造了初步拼音的契丹小字。据《辽史》皇子表，辽太祖的弟弟耶律迭剌与回鹘使者"相从二旬，能习其言与书，因制契丹小字，数少而该贯。"⑨"数少"是指与契丹大字相比书写符号少，"该贯"是说能把契丹语表达得系统又全面。如上所述，契丹小字的创制之功已经记在耶律迭剌的身上，创制的时间史书失载。

契丹小字是参照汉字和契丹大字制成的。它借用了一些笔划较小的汉字和契丹大字的字形，基本上没有借用汉字的字音和字义。每一个字仅仅是一个发音符号，多半没有什么含义，只有拼成单词之后才有含义。每个单词根据其音节的多少可以由一至七个不等的契丹原字拼成。现代学者把组成单词的每个发音符号叫契丹小字中的契丹小原字或契丹原字，由原字拼成的单词才叫契丹小字。契丹原字是契丹小字中不能再分割的最小读写单位。

契丹小字的性质是音节拼音文字。每个原字都有一个音节，虽然有时呈现出音素的假象，那是由于契丹小字的拼音方法不是把每个原字音值的简单堆砌，而是有重叠元音的现象。我们管这样的拼音方法叫榫接法。在拼音过程中，也有脱落元音或辅音的现象，这是由于其拼音方法是受汉字反切法的启发而创制的，因而还保留着反切法的某些特点。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创制开我国东北古代少数民族创制文字之先河。以后女真文字、蒙古文字和满族文字以及其它民族文字的产生无不直接或间接受契丹文字的影响。

（三）契丹大小字的使用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都是记录契丹语的文字。它们创制之后与汉字一起在契丹统治区广泛使用。

关于契丹文字的使用，《辽史》上提到的主要有刻纪功碑、著书和译书等。例如义宗耶律倍曾译《阴符经》，圣宗耶律隆绪曾译白居易的《讽谏集》，耶律庶成曾译《方脉书》、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契丹国志》中还有祭祀时焚烧写有契丹字符祝的记载。

从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看，契丹文字可以用来刻皇帝的纪功碑、皇帝和皇后的哀册文、大臣的墓志铭、大臣夫人建庙记，还可以用来铸刻于银币、铜币、铜镜、符牌和印章，也可以用以书写壁画题字、佛塔以及摩崖和山洞墨书，等等。

金代初年虽然也创造了女真大字和女真小字，然而契丹文字并没有随着辽代的灭亡而立即灭亡，它仍然和汉字与女真文字一起被使用。例如唐乾陵《无字碑》上刻于天会十二年（1134）的《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以下简称《郎君行记》）与河北省隆县梓木林子村出土的刻于天德二年（1150）的《萧仲恭墓志》均是用契丹小字刻的。这些传世的文物是说明金代初年仍在使用契丹

文字的证据。

二、契丹文字的失传

如上所述，金代初年犹使用契丹文字，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明令废除契丹文字后，契丹文字才渐绝于世。

明昌二年四月“癸巳，谕有司，自今女真字直译为汉字，国史院专写契丹字者罢之”⑩。同年十二月“乙酉，诏罢契丹字。”⑪然而契丹文字不会随着一纸诏书的颁布而立即退出历史舞台，因为会契丹字的人还在，金代没有统治到的西辽也还在继续使用契丹文字。耶律楚材曾说：“及大朝（指蒙古）之西征也，遇西辽前郡王李世昌于西域，予学辽字于李公，期岁颇习。”⑫这就足以说明西辽仍在用契丹字。

公元1211年，西辽政权被乃蛮王屈出律所夺，仍用西辽国号。1218年，西辽为蒙古所灭。契丹文字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个支持它的政权。它如同经霜的野草，处于自行衰灭之中。

元代是我国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的时代。就在这一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之中，契丹民族被逐步融合到蒙古、女真和汉族之中去了。契丹文字也随着契丹民族的消亡而消亡，逐步成为不为人们所识的死文字。文字一旦死亡，用这种文字书写的书籍和文献也就失去了引人注意和收存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朝代的不断更替，用契丹文字书写和翻译的各种书籍全部失传，仅在宋人王易著的《燕北录》一书中著录了于义为“朕”、“敕”、“走”、“马”、“急”的五个契丹大字的符牌。

到了明代，契丹文字已彻底死亡。明代四类馆编的《华夷译语》中有女真馆来文和杂字，却没有契丹馆的来文和杂字。这说明当时既不存在契丹民族，也没有人使用契丹文字，甚至也没有人认识契丹文字。正因为如此，所以明代的大金石学家赵崡也有眼不识泰山。他见了《郎君行记》说：“一字不能辨，盖女真字如是”。⑬误把契丹字当成女真字。明代学者如此，清代学者也如此。例如毕源认为《郎君行记》“前为女真书，后正书译之”，⑭钱大昕也说“前为女真字，而后以汉字译之”，⑮王昶则说“此碑前为女真书，后有译文”。⑯连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都不能区分，更谈不上认识契丹文字了。

这都说明从元代之后，契丹文字已经彻底死亡和失传。

三、契丹文字的再现和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

除了《燕北录》中著录的五个契丹大字之外，现存传世的契丹文字资料都是本世纪陆续出土和发现的。现将传世的主要契丹文字资料的情况简单介绍如下。由于契丹小字资料是先发现的，为了叙述的方便，先介绍契丹小字资料，后介绍契丹大字资料。

（一）契丹小字资料

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 辽圣宗，辽兴宗和辽道宗的三陵统称为辽庆陵。庆陵位于现在的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巴林右旗白塔子公社的瓦林茫哈。民国初年，该旗一位姓廉的土豪盗掘了庆陵。传教士比利时人凯尔温得悉后，于1922年6月21日雇人开了庆陵中的辽兴宗陵，从中发现了汉字和契丹小字的辽兴宗哀册及仁懿皇后的哀册。这是契丹文字失传几百年之后的首次重大发现。

道宗哀册和宣懿哀册 1930年，热河省主席汤玉麟之子汤佐荣对庆陵中的道宗陵和圣宗陵进行盗掘。圣宗陵出土了汉字的圣宗及其两个皇后的哀册。道宗陵内出土了汉字道宗哀册篆盖、汉字道宗哀册文，汉字宣懿哀册篆盖、汉字宣懿哀册文、契丹小字道宗哀册篆盖、契丹小字道宗哀册文、契丹小字宣懿哀册篆盖、契丹小字宣懿哀册文。这些碑石出土之后立即悉数运至省城私邸。据刘振鹭说：“途间防范严厉。及门，咸君鹏程冒险设法拓得契丹文二纸”⑰。这就是道宗皇帝和宣懿皇后契丹文哀册文的最初拓本。

郎君行纪 《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纪》（简称《郎君行纪》），为后人刻在唐乾陵《无字碑》上的，是用互相对译的契丹小字和汉字合刻的。日本学者羽田亨把《郎君行记》与兴宗和仁懿哀册加以对比研究后认为：《郎君行记》不是女真字而是契丹字⑱。这一发现为解读契丹小字寻找到一件有汉文译文的珍贵资料。

在唐乾陵除了《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之外，还有一块单独刻的《郎君行记》。后者的内容、文种甚至字体的大小等均与《无字碑》上的《郎君行记》完全一致。可惜现已残成仅存四分之一的残石，且多已漫漶不清。这一残石是刘凤翥和于宝麟于1982年11月1日在唐乾陵献殿遗址发现的。

萧令公墓志残石 契丹小字《萧令公墓志》（亦可称为《萧富留墓志》）残石于1950年5月出土于辽宁省阜新市清河门（原属义县）西山村地方的萧慎微祖墓群的二号墓中。由于墓早期被盗，墓志残碎，现存大小不等的六块，共32行，594字，是清宁三年（1057）的文物。

萧仲恭墓志 刻于金代天德二年（1150）的契丹小字《萧仲恭墓志》一合出土于河北省兴隆县梓木林子村。志盖刻双勾体契丹小字三行，每行三字，共9字。志文有契丹小字五十行，共2492字。

许王墓志 1975年秋，在阜新县卧凤沟公社翻身大队白台沟生产队的流井沟地方的一座辽墓中，出土墓志一合。志盖正中分两行刻楷体字“辽国许王墓志”。在这六个字的右边，另有一行较小的汉字“掩闭日甘露降”，左边还有一行与“掩闭日甘露降”对译的契丹小字。志文原为六角形，因该墓早期多次被盗，后又残去两角而呈八角形，且断为两段和一些碎片。志石正面刻契丹小字三十行，左侧刻契丹小字四行，背面刻契丹小字三十行，共六十四行，现存2157字。右侧刻汉字五行。

故耶律氏铭石 1969年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山咀子公社乌兰坂大队毛不拉沟生产队。志盖刻九叠篆体汉字“故耶律氏铭石”，志文为契丹小字25行，共699字。是天庆五年（1115）的文物。

耶律仁先墓志 1983年7月出土于辽宁省北票县小塔子公社莲花山大队东山生产队。志盖正面刻汉字“大辽国尚父于越宋王墓志铭”。志盖反面刻契丹小字七十行，共5143字，因多次盗墓，被磕碰残去82字，另有285字残去每个字中的部分原字或漫漶不清，现清楚可辨者共4776字，是现存传世契丹小字资料中字数最多的一件。其中出现了约一百多个其它传世契丹小字资料中所不见的原字，当然也就出现许多新的单词。志文为汉文，共37行，1409字。汉文志文和契丹小字志盖不是互相对译的。

铜镜 《完颜通铜镜》为八角形，1971年6月出土于吉林省大安县红冈公社永合大队（套木嘎）小学校内。背面铸阳文契丹小字十六字，内容似为《论语》阳货篇中“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焉。！”之意译。右上侧阴刻汉字“济州录事完颜通”，故名“完颜通铜镜”。铜镜为辽代所铸，边款汉字为金代签刻。

宝坻官铜镜 1973年春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喀喇沁旗永丰公社当铺地大队的“房身地”地方。该镜呈八角形，左下侧面刻有汉字“宝坻官”三字，“官”字下有一划

押。因而命名为“宝坻官铜镜”。铜镜背面铸有于义为“寿长福德”的四个契丹小字，即“寿长是因为有福和积德”，因而亦可命名为“契丹小字福寿镜”。该镜应为辽代所铸，侧面的汉字边款应为金代所签刻。

铜钱 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通史陈列的辽代部分中有两枚铭文完全相同的契丹小字铜钱，上面铸有契丹小字四个，内容亦为“寿长福德”。

庆陵壁画题字 辽庆陵的东陵壁画上有许多契丹小字墨书题字，多为人物题名等。

玉杯铭文 清故宫原藏有刻有契丹小字的玉杯，摹本初见《尊古斋古玉图录》，《辽陵石刻集铭》也有摹本。玉杯木座下原有乾隆皇帝的题识。原物已于解放前流入美国福开森之手，刘凤翥现存有罗福颐赠送的拓本。

其他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一些零星的契丹小字资料。例如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翁牛特旗广德公公社辽墓出土的木槨面题字，翁牛特旗上窑公社山洞的墨书，宁城县头道营子公社喇嘛洞出土的契丹小字墓志残石，呼和浩特白塔内的墙壁题字，哲里木盟科右中旗吐列毛都公社海林大队巴日哈达山洞中的墨书题字以及鱼符铭文等等。

（二）契丹大字资料

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牌 此碑原立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宁城县十家子村，现在移往宁城县辽中京遗址白塔下。该碑正面刻汉字，背面刻契丹大字。契丹字部分现已全部漫漶不清。

故大师铭石记 志盖正面刻汉字“故太师铭名记”六字。志文刻契丹文字40行，为重熙25年（1056，实际应为清宁二年）的文物。原出土地点不详。稻叶君山管《故太师铭石记》的文字叫契丹小字。后来李文信提出此碑为伪刻说。

萧孝忠墓志 该墓志1950年出土于辽宁省锦西县的西孤山。志盖背面有汉字12行，共240字。志文有契丹大字18行，共540字。汉文志盖和契丹字志文不是互相对译的，但埋葬日期等部分是相同的。

耶律延宁墓志 该墓志1964年冬季出土于辽宁省朝阳县西五家子公社石片大队柏树沟村西北，为统和四年（968）的文物。志盖无纹饰。志石呈方形，共有字24行，上半部的前19行为契丹大字，下半部的前19行和20至24的整行都是汉字。共有契丹大字271个，汉字512个，二者不是互相对译的。

北大王墓志 1975年冬，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昆都公社沙日温都地方的一座早期被盗的辽墓中。志盖正面刻篆体汉字“北大王墓志”五字，背面刻汉文21行，共510字。志文刻契丹大字27行，共783字，是重熙十年（1040）的文物。汉文志盖中有“大王入仕年月，历官官姿，并次于契丹字内”。说明汉文志盖和契丹字志文不是互相对译的，各有侧重。契丹字志文的内容则是一份哪年哪年做什么官的履历表，然而埋葬日期等部分则是相同的。这是现存契丹大字资料中字数最多，字迹最工整的一件，是最珍贵的契丹大字资料。

应历碑 原石出土地点和下落均不详。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的贾敬颜在解放初期从旧书店中购得一份拓片，此殆为海内孤本。拓片共有契丹大字16行，约390字。因墓主人的姓名和职官均未释出，笔者认为最后一行的纪年中有“应历”年号，姑且命名为《应历碑》。

其他 还有一些契丹大字资料，例如辽太祖纪功碑残石、石棺铭文、印章、钱币、符牌、“太付太付”银匙等。

这些契丹小字和契丹大字资料的陆续发现、出土和发表，为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提供了物质基础。

四、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的区别

《辽史》记载中，契丹文字有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传世的契丹文字也有庆陵哀册式和西孤山《萧孝忠墓志》式两种。传世的两种契丹文字何为大字，何为小字呢？对这个问题有一个认识过程。

早在庆陵哀册出土之前，日本的白鸟库吉、西方的布肖尔和马尔克等人就根据《辽史》、《燕北录》和《书史会要》的记载，探讨过契丹大小字的问题[19]，但由于资料所限，未能深入展开。随着庆陵帝后哀册的出土和研究工作的深入，这一问题又被提了出来，逐渐形成下列三种意见：

（一）羽田亨认为《燕北录》中所收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郎君行记》和庆陵哀册中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20]。金毓黻也认为辽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他说：“余意小字之制，既在大字之后，且数少而该贯（盖先制成字母若干，再合并变化而成多字），则兴宗道宗二陵内国书哀册必契丹小字也。姑先作此假设，以待来日之印证[21]”。

（二）罗福成认为辽道宗哀册盖上那种分开写的契丹文字（即原字）为契丹大字，哀册上的合成字为契丹小字。他说：“再考盖文与册文书体之差异，必先将盖文中三十六字合成十五字，以求与册题对照。但于合成之第六字，第九字及第十二字，笔墨之间，则尚有微异。契丹大小字，或即判于此。但于字义，则无别也。盖文尚为太祖所制之大字，则册文必为迭剌皇子所制之小字，两者之不能吻合也，审矣[22]”。罗福成的这种意见后来被日本山路广明加以发挥。山路广明认为，不仅哀册盖上那种分开写的是契丹大字，哀册文中有一个原字组成的单体字都是契丹大字，由两个原字以上拼成的合成字为契丹小字。山路广明说：“兹说大字，它是自身单独书写，恰如汉字的情况，是一字一音又有一义。……其它几个有附着部分字形的是一个一个的小字。……大字有被用在小字中的情况，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字是作为一个词的构成要素而为一个音节文字。……如不这样看，在本质上契丹文字中的大字和小字的区别可以说是没有的，可是为了方便，也不是绝对地不可区分的。因从性质上既然可以区分为写汉语用的和写契丹语用的二种文字，那么以此作为大字和小字的区别我认为是妥当的[23]”。而且山路广明还把四个哀册和《郎君行记》中的他所认为的契丹大字都一一挑了出来，共得119字[24]。村山七郎则与山路广明相反，他认为：“哀册的绝大部分是单词文字即契丹大字。构成这些单词文字的各个文字是契丹小字。”“在大多数场合下，哀册中用的是契丹小字组合而成的大字[25]”。

（三）王静如同志认为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大字，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拼以契丹语可无疑矣，其与契丹大字自不相同[26]。”陈述起先也持这种意见。他说：“契丹文字，有以回鹘字母拼写契丹语之契丹小字；有以汉隶增损而成之契丹大字[27]。”厉鼎煌也曾有过这种意见。他说：“这志文〔按指《萧令公墓志》残石〕的款式和热河辽陵国书哀册大致相同，至于字体完全一样。所以确定这是契丹大字[28]”。由于误信《辽史》皇子表的记载，把契丹小字推测为模仿回鹘文字制成的意见由来已久，早在1897年，布肖尔就曾提出过这种意见[29]。

在只出土一种契丹文资料，缺乏对比材料的情况下，产生上述意见分歧是可以理解的。

1935年《满蒙》第10期上发表了另一种类型的契丹文字资料，即《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的碑阴文字㉙。然而没有引起世人的注意。1939年又发现了与它属于同一种类型的契丹文字资料《故太师铭石记》。日本的稻叶君山为此发表谈话，指出这不是女真文字，而是区别于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另外一种类型的契丹文字。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既然经大家考释为契丹大字，《故太师铭石记》上的文字应是契丹小字㉚。后来李文信同志又发表了题为《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的文章论证这件文物㉛。仅从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知道李文信同志对契丹大小字的意见和稻叶君山相同。

直到1951年夏，在辽宁省锦西县西孤山出土了与《故太师铭石记》属于同一类型的契丹文字《萧孝忠墓志》㉜之后，有关契丹大小字的研究工作才进一步深入起来。

首先被彻底推翻的是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契丹语的说法。事实证明，这种意见是片面理解了《辽史》皇子表而作的没有任何事实根据的猜测性的联想。

当两种类型的契丹文字即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都出土之后，两种文字的字形都象汉字，没有一种是袭的回鹘字母。因而那种猜测性的联想就不攻自破，曾持过这种意见的学者们也纷纷做了自我修正。例如厉鼎煃首先自我修正说："过去我和有些学者都以为六种〔按：指四个哀册和《萧令公墓志》残石以及《郎君行记》〕都是契丹大字，应修正㉝。"王静如认为属于庆陵哀册式的《萧仲恭墓志》"铭文是用契丹小字写刻的㉞。"从而修正了他的契丹小字是袭回鹘字母以拼契丹语的意见。陈述提出了"有以回鹘字拼写契丹语之契丹小字"的意见后，虽然曾说"其事别详"，但从来没有"详"过。三十年后"详"的不是这种意见而是与此相反的庆陵哀册式为契丹小字的意见㉟。从而也修正了他在《契丹史论证稿》中原先所持的意见。

其次也推翻了罗福成、山路广明和村山七郎等人的意见。事实证明不是在庆陵哀册式的文字中既有契丹大字又有契丹小字，而是在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之外还有一种契丹文字。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不管它是单体字还是合成字，只能是一种契丹文字，或者是大字，或者是小字，不能兼而有之。事实虽然如此，然而国外仍有个别学者至今仍持这种"兼而有之"的意见㊱。

在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拓本于1956年正式发表之后，直到1963年苏联的沙夫库诺夫还把契丹文字和女真文字混为一谈，把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称为"契丹——女真小字"，把《永宁寺碑》上的女真文字称为"契丹——女真大字"㊲。竟不知另外还有《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故太师铭石记》和《萧孝忠墓志》式的另外一种契丹文字已先后公诸于世。既说明其荒唐，又说明其无知。其有关契丹大小字和女真大小字的意见竟然荒唐到不屑一驳的地步。契丹字就是契丹字，不能同时又是女真字。女真字就是女真字，不能同时又是契丹字。二者的界限是泾渭分明的。

问题最后集中到庆陵哀册式和西孤山式两种契丹小字中何为大字何为小字的问题。

阎万章是我国研究西孤山式契丹文字的开创者之一。但他在有关契丹大小字的问题上并没有创新，仍然因袭了稻叶君山和李文信的意见而加以发挥。他认为庆陵哀册式的是契丹大字，西孤山式为契丹小字㊳。

与阎万章相反的是金光平和曾毅公的意见。他们在《锦西西孤山契丹文墓志试释》一文中认为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为契丹小字，西孤山式的为契丹大字。他们关于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意见实际是采用了羽田亨和金毓黻的意见而加以发挥。

从此之后就形成了这样互相对立的两派意见。

我们同意金光平的意见，同时提出下列一些不成熟的补充意见。

首先一个问题是学术问题不能靠多数表决来做结论，而应该靠摆事实讲道理来以理服人。阎万章认为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经国内外多数学者确定为契丹大字，可知〔萧孝忠〕墓志中的契丹字应是迭剌所制的契丹小字㊴"。阎万章所指的国内外多数学者中大多部是在《故太师铭石记》和《萧孝忠墓志》出土之前的意见，应当对这些意见做历史的科学分析。他们在缺乏对比材料的情况下片面地理解了《辽史》皇子表中的一段话，做出一些猜测是可以理解的。西孤山墓志出土之后应当用新材料订证他们的错误，而不应墨守他们的过时见解。

根据《辽史》皇子表的记载，契丹小字的特点是"数少而该贯"。《郑恪墓志》说郑恪"通契丹语，识小简字㊵"。从而得知契丹小字又有"简"的特点。两派意见都坚持用"少数"、"该贯"和"简"这三项标准来衡量契丹小字，只是每方对这三项标准的理解不同因而结论也就不同。

我们认为，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表面现象是数少而简，实质上是数多而繁。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表面现象是数多而繁，实质上是数少而简。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本质，科学地辩证地分析这些问题。

庆陵哀册的契丹文字是一些原字反复排列组合而拼成的。它的每个字，与其说它是字还不如说它是单词。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根据现有契丹文字资料统计，构成单词的原字为378个㊶。这个统计数与其说是原字数还不如说是他们所制的契丹原子铜模数，其中既有把楷书与行书分别造模的情况，也有把仅在抄本传世的《兴宗哀册》和《仁懿哀册》中偶有出现的极少数怪字与其它资料中的相似字进行归并的情况。去其重复，实际并没有378个，约在350个左右，再加《耶律仁先墓志》中新出现的约100多个，共约450个右右。

正如同26个英文字母可以把所有英语拼写出来一样，约450个契丹原字可以把所有契丹语拼写出来。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的原字只有450个左右，这是它"数少"的本质；它可拼出无穷无尽的单词，这是它"数多"的表面现象。其实前者正是《辽史》中所说的"数少"，后者正是《辽史》中所说的"该贯"。"该贯"一作"赅贯"。据《康熙字典》转引《玉篇》，"赅"是"非常"之意。又据《康熙字典》转引《广韵》，"该"为"咸""皆"之意。"贯"即"贯通"之意。据陈世林同志解释，该贯谓概括得系统而全面。这正是哀册式契丹文字书写符号虽少却能全面而系统地表达契丹语的特点。

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出土材料比庆陵哀册式的少，我们仅根据对《萧孝忠墓志》、《耶律延宁墓志》、《北大王墓志》、《应历碑》、《辽太祖纪功碑》残石和辽上京出土的残石的粗略统计，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约有830余字，如果算上《故太师铭石记》则有一千一百余字。因《故太师铭石记》原石下落不明，找一份拓片也不易办到，仅仅根据不清晰的拓本照片进行统计难免有鲁鱼之讹，不足为据。我们做一些压缩，这种文字约有千字是不在话下的。而庆陵哀册式的原字还不到它的二分之一，二者之间哪个数多，哪个数少，不是很分明吗。这里还应该注意的是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资料多，西孤山式的资料少。这里的多和少是指文物的件数和每件文物字数的总合而言。资料多的书写符号反而少，资料少的书写符号反而多，这难道不引人深思吗？

现在再说一下"简"。所谓"简"，我

们理解有两意层思：一是笔划简，也就是笔划少，二是用起来简便。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正合这两方面的意思。在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统计表中，378个原字中没有一个是十划以上的，十划的也仅有两个字(尚难确认)，九划的没有，八划的也仅有几个，而常用字多在六划左右。而西孤式的契丹文字则不然，现有资料中最多的笔划为十五划，有一字，十四划的也有一字，十三划的有二字，十一划的有三字，十划的有十二字，九划的有二十六字，八划的有六十六字。两相比较，庆陵哀册式的笔划简，西孤山式的笔划繁。

再从使用方面看，契丹语属阿尔泰语系，语言特点是单词多音节，用粘着词尾来表示语法现象，有元音和谐律。这种语言用表意文字不太方便，用拼音文字较为简便。根据研究，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基本上是拼音文字，例如“殿”字是由三个原字拼成，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则直接借用汉字“殿”，看不出任何拼音的现象。庆陵哀册式契丹文字粘着词尾也很方便。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由于每个音缀仍是来自汉字的方体，无法联写，这就形成各音缀相互分离，各个多音词之间不易截断的缺点，使用起来很不方便㊸”。因而无论从笔划的繁简上还是从使用是否简便上，“简”字只能放在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上，而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则恰恰与此相反。

这样从“数少”、“该贯”和“简”三方面来看，庆陵哀册式的契丹文字应为契丹小字，西孤山式的契丹文字应为契丹大字。本书前面和后面所提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这些术语都是从这一结论出发的。

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虽然都是仿照汉字创造的，但没有生搬硬套汉字，而进行了一些科学性的创造。在创造两种文字的过程中走着逐步简化和逐步进步的道路。前进到一定阶段，由量变到质变，于是产生了一个飞跃。这就是由表意文字前进到拼音文字。契丹小字虽然还处于拼音文字的初级阶段，但它却是一个了不起的飞跃。这充分说明了契丹人民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性。

只有把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区分清楚之后才能更好地解读它们。现在之所以能够比较清楚地说明这个问题，也正是研究工作不断深入的标志。

注：

①《新五代史》卷72，四类附录第一。中华书局标点本（以下所引二十四史均为此版本），第888页。

②叶隆礼《契丹国志》卷23国土风俗条。

③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三本第四分册，第468页。

④《辽史》卷75耶律突吕不传，第1240页。

⑤《辽史》卷76耶律鲁不古传，第1246至1247页。

⑥《辽史》卷2太祖本记下，第16页。

⑦叶隆礼《契丹国志》卷1太祖纪。

⑧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的方法》，载《言语研究》1951年17、18合刊号；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载《史学杂志》1898年第9卷第11期，第31页。

⑨《辽史》卷64皇子表，第968至969页。

⑩《金史》卷9章宗本纪一，第218页。

⑪《金史》卷9章宗本纪一、第220页。

⑫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醉义歌》序。

⑬赵崡《石墨镌华》卷6。

⑭毕沅《关中金石记》卷7。

⑮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卷18。

⑯王昶《金石萃编》卷154。

⑰刘振鹭《辽永庆陵被掘纪略》，载《艺林月刊》1932年第32期。

⑱羽田亨《关于契丹文字新资料》，载《史林》1925年第10卷第1号。

⑲白鸟库吉：《契丹女真西夏文字考》，载1898年《史学杂志》第九编第十一、十二号。

⑳羽田亨：《关于契丹文字的新见解》，载1925年《史林》第十卷第一号。

㉑《辽陵石刻集录》绪言。

㉒罗福成：“《道宗仁圣皇帝国书哀册考》，载《辽陵石刻集录》卷四。

㉓㉔山路广明《契丹大字考》，载1942年《浮田和民博士还历纪念史学论文集》。

㉕村山七郎《契丹字解读的方法》载言语研究1951年17、18合刊号。

㉖王静如《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书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册。

㉗陈述：《契丹史论证稿》，国立北平研究院1948年版，110页。

㉘厉鼎煊：《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铭考释》，载《考古学报》1954年8第册。

㉙Aetes dulle Congress intern des Orient, Paris, 1897, Extneme-Orienr, P。15—17.

㉚山下泰藏：《大辽大横帐兰陵郡夫人建静安寺碑》。载《满蒙》第16卷第10号，1935年。

㉛见1939年9月27日长春《大同报》和沈阳《盛京时报》。

㉜李文信：《关于契丹小字“故太师铭石记”之研究》。载伪满《国立中央博物馆论丛》第3号，1942年。

㉝刘谦：《辽宁锦西西孤山出土辽墓墓志》，载《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㉞厉鼎煊《试用古回鹘文比较研究契丹文字》，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57年第2期。

㉟王静如：《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载《考古》1973年第5期。

㊱陈述：《契丹文字的历史概况》，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3期。

㊲田村实造：《契丹女真文字考》，载《东洋史研究》第35卷第3号1976年12月。

㊳沙夫库诺夫：《契丹——女真小字解读问题》，载苏联《东方语言学》第十五册，1963年列宁格勒出版。

㊴㊵阎万章：《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参见69至72页。

㊶《全辽文》第236页。

㊷《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第96和97页。

㊸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六册，第124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1月。

《博物馆研究》1984年2期

※　※　※

(上接657页)

墓或亦爲此時之事。不然者，若爲此後盜掘之事，移置頗非易易也。

丙）新識字表（譯初識）

54	亚	八	55	𗍫	乙	56	𗥃	丙
57	𗍫	午	58	杏	丑	59	𗤶	辰
60	劝	未	61	𗼻	亥(?)	62	𗍫	丁(?)
63	主介	皇后	64	𗾔	熙(重熙)	65	𗹦	寧
66	做𗼻	(大行)	67	常𗵘	(神口)	68	淞	奉
69	恐	勃	70	塑	撰	71	主空介	皇太后
72	穴	正(正月)						

辽代的语言和文字(下)

刘凤翥

五、国内外研究契丹文字的概况

由于契丹小字宣陵帝后哀册的出土以及其它契丹文字资料的出土和发现，在学界产生一契丹文字专业，研究者日夥，争论日烈，蔚为壮观，至今方兴未艾。由于契丹小字资料出土早，出土的资料多，解读起来比大字容易，所以研究契丹小字的人比研究契丹大字的人多，这方面发表的文章也较多，成就也较显著。因此，本文首先着重介绍国内外研究契丹小字的概况，最后再简略地提一下契丹大字的研究情况。

（一）契丹小字的第一次研究高潮 契丹小字辽庆陵帝后哀册虽然早在1922年6月21日出土，并在1923年发表，但真正称得上研究性文章的发表却是十年之后的事。

1932年至1935年间，以我国学者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三人为主，掀起了契丹小字第一次研究高潮。他们差不多在相同的时期利用相同的方法获得了大致相同的成果。

他们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可以用"比较法"三个字加以概括。所谓"比较法"，就是把同一个人的汉文哀册与契丹文哀册对比，把契丹文的哀册篆盖与册文对比，把各个契丹文哀册互相对比，把契丹文哀册与其它契丹小字资料例如《郎君行记》进行对比，把契丹文资料例如哀册与史书中的有关历史事实和汉文记录的有关契丹语进行对比，把每个哀册的不同部分进行对比。通过这一系列的反复比较，他们终于破译了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和宣懿哀册的题目，还"比"出了于义为"年"、"月"、"日"数目字，干支和年号的一些契丹小字，还释出"呜呼哀哉"、"诞日"等部分常用语。其中后经验证释对了的约七十个字左右。这些成绩为以后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由于没有可资参考的字典，辞书之类的参考书，契丹文字的解读工作难度极大，上述新释出的契丹小字是硬"比"出来的。这种研究方法有其实事求是的一面，但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既使释对某契丹小字的意义，但不知其读法。这种只知字义不知字音的研究水平仍旧算不得对于契丹小字的彻底解读。

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有《辽陵石刻集录》，此书收录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契丹小字资料的拓本和摹本。集中反映了罗福成的研究成果。王静如的研究成果反映在《辽道宗及宣懿皇后契丹国字哀册初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3年第3本第4分册）和《契丹国字再释》（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5年第5本第4分册）两篇文章中。厉鼎煃的研究成果反映在《热河契丹国书碑考》（载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32年第3卷第4号）和《契丹国书略说》（单行本）中。

（二）契丹小字的第二次研究高潮 五十年代初，在日本掀起了第二次契丹小字的研究高潮。这次高潮参加的人数比上次多，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各学派的共同特点是没有认什么新字，或者更确切说没有认对什么新字，而是集中力量把王静如、罗福成、厉鼎煃等人释出的字设法读出音来。其方法都是到中世蒙古语中去找出路，即用蒙古语来读契丹字，当遇有困难时再加以调整，由于各自调整方法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1951年3月，日本《言语研究》17、18合刊号上发表的村山七郎的《契丹文字解读的方法》一文揭开了这次高潮的序幕。该文提出了契丹小字中的原字是仿突厥字制成的意见，又认为契丹语属于蒙古语系，于是在给原字拟音时采取了下列的程序：把已释的契丹小字按同义的蒙古语去读，这样假定了语音之后，再找与其读音相同或相近的突厥字，然后把自认为音相同或相近的契丹原字和突厥字联系起来，硬说它们字形相近，有源流关系，从而作出契丹原字源出突厥字的结论。

村山七郎由于定错了契丹原字的字源，又弄错了契丹原字在拼成单词时的排列顺序，因而在拟音方面收效甚微。尽管如此，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当时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还是起了一些推动作用的。

山路广明是日本发表研究契丹文字的文章最多的人。由于他认为契丹小字是仿照汉字制成，契丹语中有汉语借词，因而他尽量利用汉字和汉语来构拟契丹原字的音值。例如他认为契丹小字中"元"、"宣懿"、"册文"、"皇帝"等语词为汉语借词，他就按汉语来拟音。他还把已释出的一些契丹小字到《辽史·国语解》中去找语言材料，例如"孝"音"赤实得本"、"犬"音"捏褐"等等，他就根据这些汉文资料给于义为"孝"、"犬"的契丹小字拟音。由于他的方法比较科学，因而取得的成就也较大。其成就集中概括在1951年7月油印的《契丹语研究》第一辑所载的《契丹文字音读表》中。他的其它一些文章虽然基本上都是些失败之作，但有的文章也包含着星星点点的可取之处。

长田夏树于1951年11月写了《契丹文字解读的可能性》一文，发表在《神户外国语大学论丛》第2卷第4号上。此文引用了一些历史材料，论证了契丹、突厥不同类，女真与契丹语言不通，室韦是契丹的别类，蒙古是唐代室韦之一部，因此契丹语从语言系谱上应属蒙古语族。同时根据《辽史》和《契丹国志》所记录的一些契丹语词，通过对比，找出契丹语不同于蒙古语的一些语音现象。该文还归纳了契丹原字，根据当时材料统计，共得327字。此文还用统计学的办法给某些原字拟了音，但由于过于机械，因而很少有拟对者。

长田夏树还同小林行雄、山崎忠一起拟订过一张《作为后缀用的契丹字类别表》，并为这些后缀拟了音，附在田村实造与小林行雄合著的《庆陵》一书之后。其中有几个原字的拟音后经验证接近拟对。

爱宕松男于1956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契丹文字的解读》（载《东北大学文学部研究年报》1956年第7号）和《契丹文字鱼符玉盏镌铭文的解读》（载《文化》1956年20卷第6号）两篇文章。两文都是用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起来的办法来读已释出的契丹小字，并用原字实行再分割和其它一些主观臆定的办法来调整矛盾。由于原字是契丹小字的最小读写单位，不能实行再分割，爱宕松男竟然实行其任意的再分割，这说明他在复杂的矛盾面前无能为力。

苏联受日本影响和其它一些原因，在六十年代初也发表了一些研究契丹小字的文章。其中有鲁多夫1941年写的《契丹文字问题》（载《苏联民族学》1963年第1期）、

达思今的《契丹文字试读》(载《亚非民族》1963年第1期)、沙夫库诺夫的《契丹——女真小字解读问题》(载《东方铭刻学》1963年第15册)等。他们试用挑选汉语借词的办法，或用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的办法，尽力给契丹原字拟音，其中也拟对了几个。

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苏联研究契丹文字的核心人物是斯达里科夫。他的主要工作是把契丹小字分解成原字，并一一编号，为利用电子计算机解读契丹小字作准备。然而由于编不出计算程序，因而始终不能输入计算机进行计算，因而其工作也就没有什么参考意义。

总而言之，第二次高潮在国外，重点是给原字拟音，共给149个原字拟了音，后经验证，其中拟对或接近拟对的共有34个原字。这次高潮中的重要著作为1953年出版的田村实造和小林行雄合著的《庆陵》，该书收录了当时所有的契丹小字资料。

(三) 契丹小字的第三次研究高潮　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之间，中国对契丹小字的研究极为冷清。这并不是说中国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文章发表，也不是说其中丝毫没有涉及拟音的。这时期还是发表了一些零星的文章。例如1949年发表的罗福颐的《契丹文字管窥》(载《燕京学报》第37期)一文对三十年代的中国研究做了总结。厉鼎煊的《义县出土契丹文墓志考释》(载《考古学报》1954年第8册)一文订正了前人对"墓志铭"和"奉敕撰"等契丹小字的误释。厉氏还在《汉语拼音方案帮助了我考释契丹文字》(载《语文知识》1958年4月号)一文中释出了音译汉字"兴宗"、"景宗"的契丹小字语词，初步接触了拟音问题。但这些文章无论从质上还是量上都不如国外，没有形成研究中心，当时研究中心在国外。

从1973年开始，我国逐步掀起了一股契丹小字研究热，形成了契丹小字的第三次研究高潮，这股高潮至今方兴未艾。这股热潮在七十年代初在我国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主客因素。

在第二次高潮中，日、苏两国所发表的文章中，有一些自我吹捧的刺人文章。这类文章深深地刺激了我国爱国学者的民族自尊心，迫使他们积累资料，奋起直追，暂时放下手头的其它研究项目，把研究重点转移到契丹文字方面来，这是原因之一。

"文革"期间，我国几乎中断了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某些不甘寂寞的学者仍在地下从事学术研究。某些不从事研究历史的学者当对受了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涉猎起没有阶级性的政治色彩不太浓的民族古文字的材料来，甚至从此走上专门研究契丹文字的道路，这是原因之二。

"文革"后期，一些学术刊物陆续复刊，其中《文物》和《考古》两杂志先复刊。这既为发表有关契丹文字的文章提供了园地，又对原先研究历史改为研究民族古文字的人起了鼓舞和促进作用，这是原因之三。

"文革"期间，考古发掘工作虽然大部分都中止了，但由于雨水冲刷，平整土地，修备战粮仓等偶然的原因，还是发现了一些辽墓，许多文物考古工作者出于事业心，尽可能地做了一些抢救性的发掘工作，因而陆续出土了一批契丹文墓志，例如契丹小字《故耶律氏铭石》和《许王墓志》以及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等就是这个时期出土的。这就为研究工作能够取得重大突破提供了物质基础。这是原因之四。

在上述错综复杂的主客观条件下，经过我国学者的艰苦努力，终于把契丹小字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阶段，再次掀起一股契丹小字研究热潮，使契丹文字的研究中心再次移到我国。这次高潮的特点是参加的人数

多，发表的文章多，持续的时期久，研究比较深入，取得的成绩大。

1973年《文物》第8期上发表的陈述的《跋吉林大安出土契丹文铜镜》一文可视作这一高潮的前奏。陈述基本上采用日本爱宕松男对原字的拟音，也参照了《庆陵》一书中所附的长田夏树、小林行雄和山崎忠所作的拟音。根据这些拟音先把《完颜通铜镜》中的契丹小字一一拟了音，然后再假设契丹语等同于蒙古语，把假定的契丹字字音到蒙古语中去找发音与之相同或相近的蒙语单词，从而定出铜镜上契丹字的字义，最后用汉语把各个互不关联的单词串成句子。

如上所述，爱宕松男是采用对原字再分割和把契丹语与蒙古语等同起来的办法来解读契丹小字的。其拟音方法极为牵强，后经验证，其拟音正确率极低。把这种正确率极低的拟音用在《完颜通铜镜》上面，铜镜上的契丹小字被拟的音正确率自然也不会高。拟音基本不对，再根据这种拟音所作的释文必然不可能正确。

1973年《考古》第5期发表了郑绍宜的《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和王静如的《兴隆出土金代契丹文墓志铭解》两文。郑文正确释出了契丹小字中的"五"和"九"两个数字。王文有两大贡献：一为新释出了契丹小字中的"大安"、"天辅""天眷"、"皇统"和"天德"五个年号；二为根据生卒年推测墓主人为萧仲恭。

1973年至1975年的三年间，有六种油印本流传于世，它们是刘凤翥辑的《契丹大字资料汇辑》、《契丹小字资料汇辑》、《契丹小字资料汇辑续补》、刘凤翥和于宝麟合辑的《契丹大字资料汇辑续补》、《契丹文字问题译文汇辑》第一册和第二册。六种油印资料中除资料和译文外，还附有少许研究性的文章。这些研究文章由于采用了寻找契丹小字汉语借词的办法来释义和拟音，因而所释之义和所拟之音多半正确，为他们以后的研究工作做了良好的开端，也为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197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与内蒙古大学就契丹文字问题召开两单位领导和专业人员参加的座谈会。会议根据形势的需要，决定成立由两单位请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麟和邢复礼五人组成的契丹文字研究小组。这是我国契丹文字的专门研究机构。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契丹文字的研究工作摆脱了分散性、盲目性和暂时性的不深入的落后状态，从此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的持续性的研究阶段。

小组成立后立即派刘凤翥和于宝麟去保定、沈阳、阜新、赤峰和林东等地收集资料，拓制了《道宗哀册》、《宣懿哀册》、《萧孝忠墓志》、《耶律延宁墓志》、《许王墓志》和《故耶律氏铭石》等碑刻的照片。

小组成员在1976年的上半年把所有契丹小字资料的每个字和组成每个小字的每个原字都分别抄成卡片。通过分类排比，反复讨论，最后确定了378个小原字的字形。其中包括一些异体字，实际原字数还要少些，如果加上《耶律仁先墓志》中新出现的原字共约450多个。根据新收集到的材料，小组于1976年5月油印了《契丹小字资料汇辑》。

1976年的下半年，研究小组着重进行了研究工作。主要是以《郎君行记》为突破口，但又不限于《郎君行记》一个材料，对其它契丹小字资料也一起进行了综合研究，互相参照，互相印证，逐步寻找其中音译人名、地名、官名的汉语借词部分，逐步拘拟契丹原字的音值。这样做，既避免了只顾义不顾音或只顾音不顾义的那种为前人研究结果证明出路不大的片面性，也避免了在鉴定研究成果时缺乏客观标准所引起的判断上的任意性。这是一种音义结合的研究方法：为求音而先求义，在已知的义的基础上探索未

知的音；用探得的音值再辨识一些新词；掌握一定数量的已知词义或已知读音的词之后，进一步从中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如名词的变化、动词的变化、元音和谐现象、音节组合方式等等。

研究小组通过上述方法，已经为112个原字构拟了音值，加上前人已构拟的经过验证为拟对或接近拟对的34个，共达146个之多。其中约计百数从汉语借词推得的原字音值的构拟，一般都经与切韵系统、宋代洛音、中原音韵等汉语古音多方核对，并有一系列例字互相参证，改变了前人那种主观的、孤立的、经不起检验的、彼此矛盾的拟音情况。小组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共有三百七十多条，加上前人释出的七十多条，共达四百五十多条之多。小组分析出来的词法形态达七十种左右，为其中二十几种附加成分作了程度不同的说明。过去有的研究者认为契丹语中没有元音和谐律，小组对契丹语中形态变化较多的词作了详细比较，发现契丹语中不但有元音和谐现象，而且有比较发达的元音和谐的现象；不但有以舌位为转移的阴性、阳性的和谐，而且还有以唇形为转移的圆唇、展唇的和谐。这又为进一步解读契丹小字提供了很有希望的线索。

研究小组的研究成果反映在下列论著中：刘凤翥和于宝麟合写的《契丹小字"许王墓志"考释》（载《文物资料丛刊》1977年创刊号）、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关于契丹小字研究》（载《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小组成员署名的《契丹小字解读新探》（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3期），刘凤翥和于宝麟合写的《故耶律氏铭跋尾》（载《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第5册）、刘凤翥《契丹小字解读再探》（载《考古学报》1983年第2期），小组成员署名的专著《契丹小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后者集中反映了小组的成果。

这些研究成果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被誉为"划时代的新研究"①，推动了国内外的研究工作。

除了小组成员之外，在这个时期还发表了陈述、胡振华、侯雪谅、苏赫、沈汇、即实、黄振华、王弘力和阎万章的一些文章。苏赫考释出契丹小字《道宗哀册》、《宣懿哀册》和《故耶律氏铭石》的作者为耶律固，还释出如"高州观察使"之类的一些官名②。沈汇同志释出了契丹小字中的"混同郡"、"天长地久"等语词③。即实同志论证了辛兑铉提出来的关于契丹语中用五色代十干的说法④，并对道宗哀册篆盖中篆体原字还原为楷体和把原字组合成单词的工作订正前人的一些错误⑤。

总而言之，这次高潮比起前二次来，参加人数多，持续的时期久，取得的成绩大，并形成了不同的学派，影响比较深远。

契丹小字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解读。解读契丹小字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为释出每个契丹小字即单词的字义；二为构拟每个可读原字的音值。半个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在这两方面做过不少工作，取得不少成绩。现把这两方面的成就中经验证可靠者列表于本文之后（详见文末所附已识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和已构拟的契丹原字音值表）。

（四）契丹大字研究概状 契丹大字由于不拼音，解读起来比契丹小字困难，因而国内外研究者很少，发表的文章也少，研究水平并不高，仍然处于探索阶段。

真正称得上研究性的有关契丹大字的文章首推阎万章同志的《锦西西孤山出土契丹文墓志研究》（载《考古学报》1957年第2期）。该文根据汉文志盖和其它资料，运用把契丹大字与女真文字对比的办法，释出了契丹大字中的"大安"、"重熙"、"统和"和"咸雍"等年号和"年"、"月"、"日"以及部分干支和数目字，等等。

日本的丰田五郎写有《契丹隶字考》（载《东洋学报》1963年等46卷第1期）与阎万章商榷，然而并没有超越阎文水平。

应马俊山同志之请，刘凤翥首先研究了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撰写了《关于汉字中的契丹大字"乩"的读音》（载《民族语文》1979年第4期）。文章释出了"开泰"、"太平"、"元年"等契丹大字，并指出汉文史籍中的"乩"字是混入的契丹大字，其读音应为yun。

刘凤翥还撰写了《契丹大字中的纪年考释》（载《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一文。文中不仅考释了《北大王墓志》中的全部纪年，还把以前没有释出的所有契丹大字资料中的纪年进行了考释。

刘凤翥与马俊山合写了《契丹大字"北大王墓志"考释》（载《文物》1983年第9期），文中又考释出"仪天皇太后"等契丹字。刘凤翥还与王晴合写了《辽上京出土的契丹大字银币》（载《文物》1981年第10期）。文中释出了银币正面的四个契丹大字为"天朝万顺"。刘凤翥还和于宝麟合写了《契丹大字解读举例》（载《文物》1984年第5期）。文中举例说明了利用契丹大字的源和流即汉字和女真字夹击契丹大字是一个切实可行的解读契丹大字的方法，并释了《耶律延宁墓志》中的部分契丹大字。

日本长田夏树在最近一篇文章中也就契丹大字字中的纪年进行了一些释文工作⑥。

综上所述，契丹大字与小契丹字比起来，解读的成就还不太显著。今后有待于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现在把已释出的契丹大字列举于文末（见已识契丹大字表）以供参考。契丹大字中借用的汉字以契丹大字对待。凡未经验证者，概不采入。

通过已释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已构拟的契丹原字音值表和已释契丹大字表可以看出，两种契丹文字尤其是契丹大字的解读工作还很薄弱，距离契丹文字的彻底解读还相差很远。由于解读契丹文字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北方民族尤其是东胡系统的民族的历史和语言有着重要意义，所以有待于我们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契丹小字方面从寻找汉语借词方面打开了缺口。如果有学习历史专业的而蒙语专业或满语专业造诣亦较深的同志利用科学的方法而不是主观臆测的方法深入地多做些研究工作，并伴随契丹文字资料的不断出土，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契丹小字的解读工作还能取得重大突破。反过来，它必然促进契丹大字的解读工作。

六、契丹语概况

关于契丹语的语音资料主要有两种。一为《辽史·国语解》和《契丹国志》等汉文书籍中所记录的一些契丹语单词的发音；二为通过对契丹小字解读所构拟的单词发音。通过对这些语音材料的分析研究，可以发现契丹语中有d、t不分的现象。例如《辽史》记录的契丹人的人名中多有叫"挞不也"和"塔不也"者，写成契丹小字，二者实为一个词。音译汉字"大"的契丹小字也可音译汉字"太"。音译汉字"德"的契丹小字也可音译汉字"特"。这都说明契丹语中d、t不分。

契丹语中还有j、q、x不分的现象。例如音译汉族人名"黄应龙"中"龙"字中的声母又可以用来音译"兴"时作声母使。音译汉字"酒"的契丹小字又可以用来音译汉字"修"。

契丹语中也有g、k、h不分的现象，例如音译汉字"后"的契丹小字音译汉字"空"时作声母使。

契丹语中还有汉语中没有的诸如〔ri〕

之类的一些音位。

关于契丹语语法方面，汉文史籍中留下的材料很少，只有《亮坚志》中有一条材料说："契丹小儿初读书，先以俗语颠倒其文句而习之，至有一字用两三字者，顷奉使金国时，接伴副使移忠少监王补每为予言以为笑。如'鸟宿池中树，僧敲月下门'两句，其读时则曰：'月明里和尚门子打，水底里树上老鸦坐'，大率如此。补，锦州人，亦一契丹也⑦"。把"敲门"说成"门子打"，宾语放在谓语前面，说明其语序与汉语不同。通过对契丹小字的解读，反复说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契丹小字资料中把"写字"说成"字写"，把"封静江军节度使"说成"静江军节度使封"，把"至唐乾陵"说成"唐乾陵至"，把"至西京"说成"西京至"，等等。这种把宾语置于谓语前面的语序是阿尔泰语系中诸语言的共同特点。

我们根据语音，语法和其它一些语言特点以及历史和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把契丹语确定为阿父泰语系的蒙古语族。

契丹语的单词往往多音节。语法非常严密，有时、数、格的变化，利用粘着词尾的办法来表示语法关系。例如契丹小字为"时"之义，为"四时"之义，字粘着了一个表示复数的附加成份；为"四时的"之义，"时"字既粘着了表示复数的附加成份，又粘着了所有格词尾。为了表示多种语法关系，可以在一个单词上粘着一系列的附加成分。又例如翻译汉字"大金皇弟"的契丹小字为、把它再转译为现代汉语应为"大金国的可汗之弟"。于义为"国"的字粘着有所有格词尾，于义为"可汗"的字粘着有所有格词尾。再例如翻译汉语"至唐乾陵"的契丹小字为

，音译汉字"唐"的字粘着有所有格词尾，音译汉字"陵"的字粘着有时位格尾，于义为"至"的按阿尔泰语系的语序置于最后，并粘着有表示过去时的词尾。把它译为现代汉语应为"曾至于唐之乾陵"，语法关系非常严密。字为时位格词尾，它经常粘着在表示时间或地点的单词上，表示某事发生在什么时间或什么地点，译为汉语有"在"、"于"等义。契丹语中时、数、格的变化非常严密，我对它只有一个初步的认识，系统全面而清楚的认识还有待于今后的研究工作的深入。

在掌握契丹语语音规律方面，它没有元音和谐律是一个重要问题。大家知道，元音和谐律是一个词里边的元音之间的互相影响，互相同化的问题，常常表现为某些具有相同特点的元音出现在一个词里，而与具有别的特点的一些元音相对立。这种现象在阿父泰语言里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我们把契丹语中形态变化较多的单词作了一番比较，结果发现，契丹语有比较明显的元音和谐现象。这种现象，不但涉及舌位的前后，还涉及唇形的圆展。从契丹小字中的多种所有格词尾也可说明契丹语中存在元音和谐律的现象。例如所有格词尾音an，它接在a类元音的词干之后；所格词尾音en，这个含有央元音e的所有格词尾具有很大的适应性，用法较宽，除了一般接在e类元音的词干后以外，也可接在其它元音的词干之后；所有格词尾音in，它接在i类元音的词干之后；所有格词尾音on，它接在o类元音的词干之后；所有格词尾音un，它接在u类元音的词干之后；所有格词尾音n，它作所有格词尾运用并不普遍。所有格词尾有这么多，各与其相类的元音词干相粘着，这正是元音和谐律的明显特点。

我们对契丹语的认识还很肤浅，因而介绍起来显得零碎。然而即使通过上述的肤浅而零碎的介绍，也足已窥见契丹语的一些特点。随着契丹文字解读的不断深入，我们对契丹语将会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七、《龙龛手鉴》和音韵学

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之后，辽朝统治着广大的汉人居住的地区，即使在契丹人集中居住的地区也流入了大量的汉人，因而汉语和汉字在辽朝全境通行。一些契丹人也会汉语，甚至精于汉文章的写作。辽代佛教非常盛行，由于翻译和阅读佛经的需要，促进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辽的南京（现在的北京）是当时辽国的佛教胜地之一，也是辽国的汉文化的中心。

行均著的《龙龛手鉴》是一部流传至今的反映辽代音韵学的字书。该书前面有燕台（今北京）悯忠寺（今法源寺）僧智光于统和七年（989）作的序。说明此书成于辽代中期。

自《说文解字》以来的各种字书如《字林》、《玉篇》等都是按部首分类的，始于一部，终于亥部。行均"善于音韵"⑧，因而他著的《龙龛手鉴》突破了按传统部首分类的做法，改为按平上去入四声分类。全书"具辩宫商，细分喉齿"⑨，分平声九十七部，上声六十部，去声二十六部，入声五十九部，始于金部，终于不部，以杂部殿后，共二百四十二部，每部所收的字又按平上去入四声的次序分类。全书共收字二万六千四百三十余字，注一十六万三千一百七十余字。通观全书，"音韵次序，皆有理法"。这种根据当时实际的读音和通用的字体按四声分部，每部又按四声分类的排列法集中反映了当时音韵学发展和盛行的情况。

《龙龛手鉴》还收录了许多其它字书所没有的民间俗字如𠯿、甭、孬，等等。这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语言实际。

辽代汉语音韵学几乎还是一块空白，是待于我国广大语言学者去开拓。《龙龛手鉴》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份珍贵资料。

注：

① 西田龙雄《契丹文字解读的新进展》，载《言语》1981年1、2、3号。

② 苏赫《故耶律氏铭石考释》，载《文物资料丛刊》1981年5第册。

③ 沈汇《论契丹小字的创制和解读》，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④ 辛兑铉《关于契丹文哀册》，载《青立学丛》1937年5月第23号。

⑤ 即实《契丹小字字源一斑》和《契丹小字字课举隅》，分别载《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3期和《民族语文》1982年第3期。

⑥ 长田夏树《契丹语音读方法论序说》，载《内陆亚细亚言语的研究》第1册，神户市外国语大学外国学研究所1983年刊印。

⑦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15。

⑧ 智光《龙龛手鉴序》。

⑨ 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五。

（一）已识读的契丹小字语词表

契丹小字语词	汉文释义
一	北
一 丸	北院
丁	二十
丞	庚、辛、白
丞	庚、辛、白
丕	八
丕	八
靡	仁
靡 翳 奴 麟 赤 三	仁圣大孝文皇帝（所有格）
丽	百
叟 教	右丞
叟 教 钟	右丞相
叟 敬 欣	右仆射
聂	耶律
聂 叟	耶律固
欣 赤	宁部（宥州）
酌 幹	部统（掌旗鼓）
酌 牧 纬 个	崇禄大夫
乇	一
乇 鞠 赦	一字王（…一字之王）
乇	一
钙	守、叔
钙 廿 冰	守司空
钙 丕 儿	守太傅
钙 丕 个	守太傅

契丹小字语词	汉文释义
钙 丕 服	守太保
叟 锤 赤	少将军
辇	露
辇	审密（国舅）
钹 个 钹	率府卒
犁	沙里（郎君）
铁 个	尚父，
铁 个 孤	
敕 赤 杰	尚父混同郡王
铁 钟 赤	上将军
钹 钙 主 玿	圣宗皇帝（所有格）
钹 爨 主 玿	圣元皇帝（所有格）
铜 钙	圣宗
铁 殊 仲 松	枢密院
铁 殊 个 儿	枢密副使
钵 鐽	顺宗（所有格）
猜 钙 主 玿	圣宗皇帝（所有格）
辂	甥
叟 儿	少师
毛	五
毛 丽 教	五百年（时位格）
秘 雅 丕 杰	五院大王
骋	卯、兔
禾	九
乩	虎
琍 弩	哈喇契丹

鹞	志
鹞 赦	志
鹞	志
鹞 钧	志曰
巫	汗
皎 冰 赤	韩国公
龑	可汗（所有格）
龑	虎、寅
杏	牛、丑
庚 烁 骘	永福陵
朮	字
赦	文
杰	王
杰 赤	王圭（人名）
主	皇帝
主 玿	皇帝（所有格）
主 玿	皇帝（所有格）
主 介	皇后
主 同 洪	黄应期（人名）
主 丕 钙	皇太叔
主 丕 俶	皇太后（所有格）
圡 敕 鳙 鐽	混同郡夫人
坐	朔
赦	朔
廿	月

鹞 鳍	越王（所有格）
鹞 皎 杰	越国王
鹞 皎 鐽	越国王（所有格）
廿 兀	刺史
廿 冰	司空
友	六
友 雅 轻	六院部
友 雅 小	六院部
友 黍 帧 孙	职方郎中
矧 杰	郑王
矧 凡 帼	政事令
鳍	天辅
核	元
核 中	元年
与	弟
纺 矧 契	昭命郎君
雄 艰 帧 钙	东京留守
叟	中、当中、中间、中央
叟 舛	仲冬
祋 钙 主 玉	道宗皇帝
中	年
赦	年（时位格）
帧 等	岁次
鐽	乾统
往 丕 鼬 秩 鳙	行台尚书省

院、宫、寺监杂

令

部

大

号、午

二

二

七

绘象、画貌、脸面、颜

中书令

中书门下平章事

中京

中京留守

阳面

乌鸦

滨州刺史

降

日

曰（时位格）

陈留国王（所有格）

尚书职方郎中

册文

丞、

成王

丞相

孝

孝

孝

写、题

昭武大将军

乾、县、玄

乾陵（时位格）

玄祖皇帝

三

三

清、清宁

侍、诗、使、事、师

侍中

诗曰

侍郎

侍中

同知

同监修国史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龙、辰

龙颜

龙、辰

三十

大夫

掩闭

掩闭

掩闭日

大夫

大将军

大夫

鼠、子

狗、戌

蛇、巳

圣汗

兵马都监

唐乾陵（时位格）

开泰

都统

都点检

都监

诞

诞日

十

夫、府、副、辅、付、驸

驸马

驸马（所有格）

副使

副部署

夫人

天庆

副率

富春郡王

副宫使

天

天长地久

天黄（皇）皇帝（指太祖）

晋国太夫人

将军

将军（所有格）

将军（时位格）

相公

宣懿皇后

宣懿皇后（所有格）

宣徽

宣徽院

寿、寿昌

青、甲、乙

左率府副率

将军

相公

相公（所有格）

仙游殿（时位格）

漆水具开国伯

漆水郡王

西京（所有格）

钦赵祇	宋王之号
赞	肯、甲、乙
錄	青、甲、乙
钤钟赤	小将军
令铜鞜	武青县（所有格）
鑾	大安
鑾鐸	重熙
钸钦鸠铡丝	大宋国仁宗
钘斡	德祖
鎤	挺不也
鎤儿	太师
钧	曰
鎏鐽	鸡、酉
镑鬲敕友	天眷
钦	燕京同知
鎏勢	咸雍
鎏鼇胯	墓志
铗蝶	墓志铭
鎏	内省（所有格）
鑾	天德
颁辆	天会
颁鎤	特进
鎤钟赤	德宗（所有格）
	大将军

鎈	天眷
鑾	封
鑾	封
鑾狄赂	殿中侍
鑾鑾门贸垒	殿前都点检
钹梭钟	左丞相
钹祋炎钺钾	左金卫上将
铜旒赤鞍门儿	静江军节度使
钟鸠	将军（所有格）
鞍门儿	节度使
鞘杰	济王
怖钬	留守
怵墅	梁山
帖钬空杰	娄室大王
鎏鬲怖钬	洛京留守
帆乩炎钺钟赤	龙虎卫上将军
怖艾	腊月
鎏惆赤杰	兰陵郡王
鎏惆赤	花陵郡
帳狄	郎中
惆鎏锉儿	领三省事
惆欣	令公
惆鎏	令公（所有格）
帳鞜	醴州（所有格）
帳舫赂帳	礼部侍郎

帳兴	李宣（人名）
鎏	红、丙、丁
鎈	红、丙、丁
炎	卫、尉
婿铜酏牧钟 今	银青崇禄大夫
婿铜祜发鎏 今	银青光禄大夫
鎏鬓	元妃（所有格）
鑾铁敘	元师府（所有格）
毅赵祇	吴王之号
鎏业	元妃
娎妨钦辆	御院通进
娎妨钦辆	御院通进
鎏钦鎏廿	仪同三司
劲	山羊、未
羍	山羊、未
非	时
非	时（复数）
淜今娎敘鎏廿	开府仪同三司
淜今娎敘鎏廿	
酏帳	开府仪同三司幽国公
淜今娎敘鎏廿	开府仪同三
垒怖空炎	司检校太尉
淞	敕
淞酞犖	奉敕撰
淞钧	敕曰
山	金、黄、戊、己
山鉸	金殿

山鬱	金国（所有格）
山祇	金乌鸦（指太阳）
毅鬓	甘露
毅鬓蛩	甘露降
毅	回
鞨毅	除、成为
鞨毅	除、成为
鞨毅	除、成为
婺	除、成为
峒猰胡儿	平章政事
峒猰儿	平章事
峒祭祆栩	平乱功臣
觉	臣
鬻	撰（形动词）
犖	撰
鬣	皇统（年号）
栩祆祆	豳国公
赦铁	部署
赦酞	仆射
胯鎏钟钟赤	骠骑大将军
胯	铭
胯钧	铭曰
鎏甭儿	观察使
酞	黑、壬、癸
酞	黑、壬、癸

口	该
口 丰口 廿口	
丞口 掷	该年该月该日该时
咧	该
钿 铁	仁宗
钿 淑 主 伙	仁懿皇后（所有格）
祿	地、后土
祿 百	皇后
祿 阶	皇后的
穴	正、首、第一
穴 廿	正月
烃	首长
隗	宫
隗 脞	宫帅
隗 镑	宫殿
怯 戈 契 今	光禄大夫
祿	国
鳞	国（所有格）
伙 烘	公主
伙 黍	公主（所有格）
舣 磬	玉兔（指月亮）
舣 铭 酏 牧 纣 今	金紫崇禄大夫
舣 毅 炎 钦 锉 标	金吾卫上将军
伙	国
伙 杰	国王
伙 赤	国王（所有格）

伙 铬 钬 钢	国子祭酒
伙 铬 钬 钢	国子祭酒
祉 祜	检校
凡	京、景、经
凡 铁 主 王	景宗皇帝
凡 鬓	经略
嗪	兼、检
嗪 祜	检校
标	郡、军
标 杰	郡王
鸽 钢 伙 儿	监修国使
伙	公、功
伙 桐	功臣
伙 桐 鬓 屯	功臣字四（四字功臣）
伙 桐 屯 鬓	功臣四字（四字功臣）
伙 桐 鬓 犬	功臣字六（六字功臣）
伙 桐 至 鬓	功臣八字（八字功臣）
伙 桐 丞 鬓	功臣二字（二字功臣）
兆	名、讳、号
烘 幹 主 王	懿祖皇帝
忡 伙 胨	开国伯
鬓	至
洪 杰	许王
洪 赤	许王（所有格）
洪 伙 杰	许国王

癸	契丹
癸 鸽 鬓	契丹国字（时位格）
屯	四
屯 鹞 伙 桐	四字之功臣
屯 掀	四时
屯 翳	四时（所有格）
又	大
又 玷 刘 癸	大哈喇契丹
又 鬓 玷 刘 癸	伟大的中央的哈喇契丹
又 山 鸽 龚 专	大金国皇帝
又 隻 鬓 鹞	呜呼哀哉
又 隻 鬓 鹞	呜呼哀哉
又 隻 鬓 鹞	呜呼哀哉
丞	大、太
丞 铜	大圣
丞 轶	太师
丞 杰	大王
丞 主 丞 介	太皇太后

丞 鬓	太庙（时位格）
丞 儿	太师
丞 今	大傅
丞 钦	太傅
丞 铬	太祖
丞 铬	太子
丞 铬 鬓 儿	太子少师
丞 幹 钹 鬓 主 劫	太祖圣元皇帝（所有格）
丞 幹	太宗
丞 炎	太尉
丞 骰	太保
鹞 钬 酸 梭	尚书古丞
鹞 钬 鬓 梭 铎	尚书右丞相
鹞 钬 鬓 骰 酸	尚书右仆射
鹞 钬 帆 骰 格 帆	尚书礼部侍郎
鹞 铜 鬓 今 骰 钬	长宁宫副部署
鹞 儿	散史

（二）已构拟的契丹原字音值表

为了照顾广大读者的知识面，使大多数读者能够读懂，本书尽量采用汉语拼音方案来标音，汉语拼音方案中没有的音位才用国际音标来标音。凡用国际音标者均打方括弧以示区别。

主	huang	炎	uei	浪	k	丼	yang	伏	ne	豹	gu
王	di	及	ai	业	p/f	並	yang	夭	li	豹	gu
空	tai/dai	凤	ung	羽	zh	夹	an	仏	[ri]	豹	gu
介	hou	号	iau	九	shi	奂	an	秃	is	尘	n?
同	ying	支	u	雨	in	玉	hu	垂	ha	出	[tʃu?]
寿	ian	当	ung	雨	ch	床	iin	主	[ʁa]	号	[ɔsu?]
垂	x/k	中	da	交	u	並	ang	戋	tau	重	ik
何	t	走	au	久	d	伞	u	穴	nai	哭	ki
犬	zh	雨	iou	丞	iam	劳	iie	市	ai	东	bu
黑	bang	中	ai	咨	i	付	b	奴	uan	列	la
共	i	土	ou	吞	i	牙	ia	尤	yu	示	ka
求	[tʃ门	劳	tu	必	un	冊	go	六	nou	化	[ri-rta]
支	zhi	角	a	六	d	券	iie	丙	mo	丈	kon-kun
共	iu	乃	am	发	lu	券	iie	本	li	小	mokon-mukun
外	l	廿	si	发	lu	毛	r	火	ung	炎	la
伞	z	交	uei	丙	i	公	n	尔	on	北	ha
令	s	艾	iie	角	cha	氖	ang	吝	ge	山	rulugu
子	zh	艾	iie	井	b	毛	sh	公	ge	止	rulugu
火	ung	虫	ian	文	e.i	发	ng	夭	de	仕	me
太	ung	引	h	只	u	兴	h/k	炎	uai	为	uan
今	bu/fu	酒	i	内	du	今	bu/fu	炎	uai	大	zhu
赤	u	示	iin	丛	d/t	仲	iie	十	bu	契丹原字	构拟音值
赤	wang	六	m	令	d/t	赤	li	甲	ul		
九	g	角	en	余	ai	非	po	廿	u		
火	uei	不	ha	朱	ai	分	hei	又	da		

(三) 已识契丹大字表

奉吼廿三丐非五月廿予日
天重熙廿三马年五月廿白日

尹爷祭安非世祭邻月艾夹丐日
清宁青龙年四青蛇月口口马日

夹丐三非瓜月十世日
大康三年正月十四日

夹丐三邻非三祭安月
大康三蛇年三青龙月

祓百二非三月十五日
咸雍二年三月十五日

五兵邻非十二爪辛月廿五宾发日
五黄蛇年十二红牛月廿五黑口日

天恬五非十二月廿五日
大安五年十二月廿五日

凤开五太平应
五泰元二五仍重
十十十
非年非年非年

月月月月月月
日日日日日日
忌念
二二
日日
廿廿
一一
杀军哭契四
月月十十将将
十十月月太太
非年艾八役吾
岁猴非年金金
五五本白
廿廿十十先赞
仍熙丙历奉天
重亮应
奉天受大戟时
五泰元平丙历
太平二五仍熙
亮应奉天
本寺辛寺
非年
本寺
酉酉
礼礼
非年
本白
非年
马年
十十
廿廿
和统
月月
二二
非年
口日
丑天
五五
朝祭青
仪
丑天
五五
十十
肘日
顺日
天天
万万马马
天天
后后
山山
铭工幸咎之
太太
北东
北
王东
曰
丑